

源

□杨鹏飞

在迤逦青翠的戴云山脉东南坡,暖风轻轻地拂过每一个山头。林间的小鸟分明在揣摩着春的心意,时而贴耳呢喃,时而大声欢笑,嬉戏追逐于飘柔如纱的晨岚之间。怡然自得的春山高处,一股清泉,千年万年地从一片松林的根下涓涓流出,左顾右盼般地流连于上下两个浅洼之中,款款地扭着腰肢,搅起微微的涟漪,犹如出闺少女,比肩接踵,携手凭栏,远眺着山外的万里云空。心头涌动着即将远走高飞的激动,想象着山下的春夏秋冬,大海的波涛帆樯。

这就是网红打卡的木兰溪源头。思之遥远神秘,见过便明白其闻名遐迩的原因了。

有人说,早在远古时候,有一仙人行到此处,遥望前方数十里层峦叠嶂,鸟语花香,紫气东来,林梢山垅间,无险恶之象。复往前远看,数百里平川,列西东南北,直到山根。蒲草桑麻繁生,桂圆荔果遍布;骏马腾于金滩,凤凰翔于青峦;鹤影鹿声之外,千万里碧海连天,一轮旭日自波涛中冉冉升起……这分明是一方宜仙宜人居住之地!仙人禁不住激动,举杖叩地,却见身边松根下,竟汩汩地淌出一股清泉来。仙人手一指,此泉竟顺着仙人指点方向,招呼群山中的奔流簇拥而去,百里不绝。从此,慈祥与甘甜,智慧与耿直滋养并陶冶于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一千多年的莆仙风流。一方辉煌至今仍熠熠闪光于东海之滨,名邦莆阳之母亲河木兰溪也为九州所瞩目。溪源所出之地,便称为仙游山。三片村庄,如今几无旧瓦,一派富裕景象。明代户部尚书郑纪亦有传说出生于此地与度尾之间。在当地至今流传着郑纪热爱家乡的许多感人故事,以及随处可见的历史遗迹。

暮春时节,应家住仙游山的戴宝石先生邀请,我于阔别数十年后再次回到仙游山。此行唯一目的,就是探访木兰溪源头。与仙游山人一样,我也是喝着木兰溪水长大的。作为一个莆田人,血液里流淌的尽是对木兰溪的爱恋与念想。我常常对儿辈们说,流过我心头的,除了长江黄河以外,便只有这心心念念眷顾的木兰溪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这一生注定要与木兰溪源头有着割不断的别样情缘。平生许多事竟与“思源”二字有关。四十一年前的八月,我被组织上派往木兰溪源所在地的仙游县西苑公社担任团委书记。到公社不久,便只身翻山越岭到仙游山了解三个村的团支部工作情况。仙游山与公社驻地的行程是一整天的山路。因此我便在这里驻村了近十天。当年的山区,无论是交通、通讯、住宿等条件都相当简陋。所有驻村干部都是就着煤油灯读书看报的。清晨起床须亲自到山边



木兰溪源 蔡昊 摄

挑水,用自带的大米煮饭,按每月定量28斤粮票计算每步下锅的大米量。薪柴也是自己上山采来晒干用的。可那个时候的基层干部却都觉得工作生活很快乐,没有半点怨言。唯一担忧的是工作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山乡艰苦的

工作生活条件,对于我这个从农村到校门,又从校门到农村工作的农民子弟来说,早就习惯了。又由于文革的原因,我十几岁便与世间的风风雨雨打过太多的交道:到大山里摘杉几天几夜,上九鲤湖畔采樵半个秋天每日往返数十里山路,在这样的日子里,年轻的我,只觉得饿,不觉得累。驻仙游山十天,我亲眼目睹了山虎匿村庄留下的踪迹,以及村民为逮虎精心设下的巨大虎牢陷阱,见证了山乡人的勤劳朴实。之后不久,我被选任为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副镇长),当年我27岁,是莆田地区最年轻的公社副主任。因分管林业工作,我经常往返于公社驻地与仙游山之间,跋涉过不知道多少的日日夜夜。可以说,我熟识仙游山的每一株老树,每一处村头。遗憾的是与村里的人们一样,当时并不知道晓,这里就是木兰溪的源头所在地。只知道这里的水很清,山很绿,人很好。

仙游山被确认为木兰溪源头,是近几年才传开的。于是探寻源头奥秘,饮水思源,成为众多莆田人梦寐以求之旅。我便也趁着探访热潮,在季节将热未热之际,寻到了溪源的出泉处。这里我曾经走村入户的山道竟近在咫尺。伫立于思源亭中,喝一口兰水初泉,倏然间想象起少时吮吸母乳的情景。心颤抖着,潸然泪下之际,眼前闪过慈母的身

影,耳边依稀响起曾经听到的从多少人家窗口飘出的摇篮曲。母爱正是从少时慈亲的抚摸中,永久地刻入每个为人子、为人女的骨髓之中,传导至脑海的是自己成人后日日惦记着母亲的每一个笑容,每一丝忧愁,乃至于母亲年老后的每一声咳嗽,每一声病中呻吟,还有她的叨叨吩咐。天下人,谁都可辜负自己,却不可辜负母恩!

尊崇孝悌之风以及与之同根相连的爱国爱乡精神,是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瑰宝,亦是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鲜明的伟大特征。其万丈光芒,始终闪烁在世界的东方。无论是争先恐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还是曾经的同仇敌忾抵御抗击外侮等等,都离不开爱国爱乡精神的激励与鞭策。跃然于中华儿女心头的就是“我不为家国,谁为家国”的赤子初心!先国后家,家国之恩同报,皆是男儿不可忘却的情怀。而虔报家恩,最重要的仍是报父母养育之恩。母恩不报又焉为人父人母!

亭外悄然间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这也许就是源头别样的留客心意。我走入雨中,似乎看到了百里之外的天马阁。记得当年我为天马阁作赋时曾写下的几句话:“殷殷赤子情,当酬盍兰之恣;虔虔孺牛志,知报故土之恩”。“今日喜作莆阳人,世代常吟化腔”。当年我于年富力强时,毅然请求回故土效力,虽不好说是对是错,但多少蕴含着恋乡之情。几年后,在即将退休之前,首倡并主持修建了天马阁。期盼着能为家乡人登山时提供一处休憩之所,更为父老乡亲常登高台,遥看千古之木兰溪,与她同欢乐与她共忧愁,进而更好地激发出爱乡之情,为名邦祖邑不断的繁荣昌盛而奋发努力。

愿把此心愿献给永远奔流的木兰溪!

栀子花开呀开

□黄丽珠

写下这个标题时,脑补栀子花盛开的画面:瓦蓝的天空下,如月光一般皎洁的安静的白,缀满枝头,漫山遍野的热热闹闹,袭人的香气如潮水般涌来……梦中婚礼的场景定是如此了。

买过两次栀子花,都在同一个店里。花店老板是个很年轻的女子,浸染了各种花的香味,长相也是极为养眼。花枝上已经结了十几朵花骨朵,有如刚出生婴儿的拳头般大小,粉嫩嫩的,让人产生抓过来亲吻几下的欲望。

第一次买来的花我给她安排了“贵宾席”——阳台离太阳最近,露水可以飘进的C位。一日看上几回,数着花骨朵,等着开放。很快就开了,重瓣的。我凑近,闻了又闻,那是小时候记住的香味,很想摘下来,学学记忆中奶奶将花放进碗里让满屋子飘香。终究忍了又忍,毕竟就几朵。不久,花谢,变黄,掉落,再不久,枯了。

第二次又买了,种在乡下庭院中,不知是土壤太生硬了还是她们太娇贵了,明明有家人浇水,等我一周后兴致冲冲回乡,见到的满是残枝败叶……与她们一样香消玉殒的还有几株橘黄色的三角梅,两株玫瑰花。我剪了一小截栀子枝条,总觉得她们还有活着的希望,就没去连根拔起,让她们继续在土壤里,兴许过几周又醒过来了。

婆婆从乡外剪来几株栀子花插入土中,然而还是喜欢栀子花淡淡的香味,喜欢她不开张扬的白。遇上了,还是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前日在小区散步,见到一楼有户人家庭院里栽了一株高大的栀子树,尽管花已开败,也淋了一场滂沱大雨,看去确实也像一团团脏手帕,但是丝毫不会影响我伫立久久凝视的兴致。可想而知满树沸腾起来的情景,古诗“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跃出,但是栀子花不开枝,她们是轻盈的舞者,是月亮派到人间的使用者。她们的使命就是一朵接着一朵,毫不吝啬地,以百朵计以千朵计,在江南的四五月,欢唱,起舞,之后,谢幕。因为这一树,我顿觉居住多年的小区更有了几分的亲切。

母子之间是不是有感应?母亲节当日,与远在北方的儿子视频聊天,他说寄的母亲节礼物也该到了。当晚,下着雨,我还是撑伞去门口驿站取。迫不及待地打开精美的包装盒,是栀子花香薰和一束干花!熟悉的香味驱除白日日的劳累,使雨夜有了浓重的感动。知母莫若子了,许是经常念及此花的缘故吧,有心的孩子便记住了。

“可以写自己要写的花草植物带进课堂!”带领学生们学习了宗璞先生的《紫藤萝瀑布》和贾平凹先生的《一颗小桃树》等文章之后,我便布置写作任务了。写作课上,教室里充满着植物的气味,有艾草香,玫瑰香,桂花香……穿梭在课桌之间的我,就算闭上眼,也可以轻易地辨认出栀子花香。此刻,白白的栀子花静静地享受着端举着它们凝视的孩子的目光,画面的美好让人想拍下来。

多年前,有一首歌在大街小巷飘着:“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歌里表达的是对青春流逝的感慨,对青春里出现的女孩子的不舍。成年后,与人相处,也是极淡极淡,希望余生,依然有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



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进行。为此,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是党梦想起航的地方。

我的父亲是浙江嘉兴人,1921年诞生在嘉兴。我的姑丈当年到浙江嘉兴经营兴化桂圆干生意,在我父亲不记事的年纪,把他从浙江嘉兴抱养回莆田许家抚养。因为我的母亲是独女,在我们这个文献名邦,很讲究孔孟之道,让许家后继有人,是件天经地义的大事。所以,嘉兴是我父亲的祖籍地,我的爷爷奶奶伯伯叔叔姑妈们,他们都在共产党梦想启航的地方……叫我怎能不梦回嘉兴南湖?

听长辈说,父亲读小学后,家贫,穷则思变,外出打工。父亲13岁就到建阳一家碾米厂当学徒。土改时,父亲回家参加评身份、分田地。我记得当时在顶沟有一块农田,在村后面有三处小果园,有十几株龙眼树。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在家耕耘。为此,我小时候就懂得帮妈妈干农活。我七岁的时候就会插秧、除草、踏水车、捡猪粪、担粗水。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加入了共产党,并当上了机器厂的厂长,但家里依旧入不敷出。父亲决定把母亲和弟弟妹妹都移居到建阳。我在莆田一中读书,弟弟和妹妹进工厂打工,家里当时也叫我休学,到建阳工厂当工人,我坚持要读大学,父亲只好同意。我读高中和读大学,基本上就靠国家的助学金渡过难关。坦白说,父亲一生没有买房买车,没有盖豪宅,没有留给我一分钱。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回莆田安度晚年。1998年初,父亲无疾而终,享年七十八岁。不幸的是,母亲1975年就撒手人寰。父亲一直没有续弦。而且,父亲临终前说,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在家里的龙眼树下,不要搞任何仪式……这最后的遗言,让我感到非常震撼!人们都说,父爱如山!

风从河西走廊刮过

□陈建平

作别南国的芳菲,追踪风的脚步,去探访大西北那条遐迩闻名的走廊。

这条走廊在历史的风沙中苍茫,在驰骋的铁骑中壮烈,在丝路的驼铃中回响,在遥远的年代辉煌……它地处黄河以西,横亘于黄土、青藏、内蒙古三大高原交汇处,被祁连山脉与合黎山、龙首山、马鬃山裹挟,地理学称之为河西走廊。

从黄河畔的兰州出发,钻出风雪弥漫的鸟鞘岭,便进入了千里河西,蓦然生出换季之感,仿佛从春天飞跃冬天又扑进秋天。大巴伴着大野长风飞驰,把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依次收入行囊,这串城垣更古老的称谓是凉州、甘州、肃州、沙州,听起来苍茫悠远。距酒泉不远的河西咽喉嘉峪关,则是明长城最西端的大漠雄关。

一路上,荒丘戈壁间,可见时断时续的长城遗址以及一方方颓废的烽燧。这些纵横伸展的长城、烽燧,屹立于戈壁风沙和迷漫风月中,见证了古老帝国对河西战略通道的宏大经略。

风吹过塞北,雪落在祁连。沿这条走廊迎风西行,绿野渐稀,荒陵列队,戈壁铺展,沙漠起伏。途经瓜州,高速路边戈壁滩呈露出一片墓场,山体如魔鬼般狰狞,恍若闯进外星球场景。果然,在敦煌至阳关的大漠戈壁墙上,冒出一片仿宋沙洲影城,拍摄过《敦煌》《封神演义》《怒剑啸狂沙》《新龙门

客栈》《沙州王子》《海市蜃楼》等影视剧目。沙洲影城在拍摄古代边塞片中,理所当然独领风骚。

风从河西走廊刮过。拨开弥天沙尘,历史上的河西沃野千里,水草丰茂,颇具农牧之利。后因气候原因,除了祁连山融雪滋养的一片片城市绿洲外,其显著特点就变成了荒凉,天高地阔地荒凉,荒凉成一派原始模样。不由得让人融入了陈子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和寂寞,于是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河西走廊连接塔里木盆地和黄土高原,这里人迹罕至,蛮荒苍凉,座座城垣,遥遥隔百里,大漠孤境,渺无人烟。西北风却告诉我们,这条走廊历史上并不孤独也不寂寞,它的地理特征,注定了特殊的历史际遇,草原民族拒绝与汉族环境结合,而河西走廊与黄河流域间,向心因素却强过了离心。远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就在这里设立敦煌郡,作为汉帝国最边沿的军事前哨,镇守大汉西疆,将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游牧部落分隔开来,丝绸之路方免于受阻,天下的奇珍异宝、皮革、玻璃、丝绸、香料、玉石方能在此流通贩卖。

是啊,这条走廊汇聚了太多的历史风云,西汉建元二年(前139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这里走过

土格老屋下的童年

□林秀莲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出生在莆田“界外”五里亭村,一个大半年都吃着地瓜饭的贫瘠村庄。

打我记事起,村庄是清一色的土格屋,破旧简陋,参差不齐。土格屋里外墙涂上带稻草的泥浆,条件好些的人家最外层再涂上一层白灰,屋顶上铺盖着瓦片。最让父亲操心的是台风季节,有时凶猛的台风掀起了屋顶上的瓦片,雨水从屋顶倾泻下来,屋里顷刻间成了河,于是全家人乱成一团,拿盆拿桶接水,把地上的水往门外舀……父亲也一直惦记着一件事,啥时候手头宽绰了,盖上新瓦,以后呀,台风暴雨都不怕了。

父亲也是个对家庭极负责任的心细爷们,他随时备着一些稻草、帆布,塑料布,台风暴雨前夕,他搬出竹梯子,爬上屋顶,铺上稻草,盖上帆布或塑料布,再压上石块,以防止瓦片被掀起之危。在地面扶着竹梯幼小的我,望着寒风中父亲瑟瑟的身躯,心想,父亲胆子真大,竟然爬到屋顶上去。父亲顶起了一片片瓦,也顶起了一个温暖的家。

老屋几年未修了,斑驳淋漓,墙壁上有的泥浆脱落,裸露出了土格,外面的风就从土格间缝隙吹进来。无数次,我枕着“呼呼”的风声进入梦乡,梦中我穿上漂亮的裙子和鞋子,醒来时发现,姐姐已找了些破布堵上了土格间的缝隙。时常,我被“滴哒滴哒”声吵醒,那是屋顶漏下的雨滴到盆子里的声音,地上桌上放着好几个盆和桶在接从屋顶漏下的雨水。原来半夜又下雨了,姐姐她们早就起床了忙着接水。父亲抬过头顶上往下漏个不停雨滴,深深地叹了口气。“少年不识愁滋味”,年幼的我,在“滴哒滴哒”的雨声中,却在想,一场雨过后,屋后的那些花蕾会不会完全绽放了?

老屋屋后长满了花花草草,蝴蝶翩翩起舞,蛙声断续,萤火虫飞……这些都是我和伙伴们童年缤纷的乐园。我经常和伙伴们在屋后采摘些花儿带回家,插在墙上土格间缝隙里,斑驳脱落的墙壁顷刻间绚丽多彩起来了。有时,自家屋后花朵摘完了,我们就跑到别人家屋后来采摘,村里的大娘大婶看到了,无不笑呵呵,瞧,这几个“小花婆”呀!可是有一次伙伴霞神秘兮兮告诉我,听她哥哥说把花插在屋里墙壁上,会闻到了香味,会顺着门缝偷偷爬进来,隔壁村某某家一条眼镜蛇半夜偷偷爬进屋躲床底下呢。我被吓住了,霞也被吓住了,从此,我们再也不敢往屋里墙壁上插花了。

老屋垭头,经常会有青蛙和癞蛤蟆跳来跳去,童年的我是很讨厌它们,总感觉它们长得丑陋。有一次,我拿起筷子刚要往口里扒饭时,一只癞蛤蟆跳到桌子上,虎视眈眈盯着我,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扔掉筷子,一整天没有胃口。

小时候,我经常发烧,一发烧,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父亲就会到老屋后的草从里抓只癞蛤蟆回来,放在我肚脐上,癞蛤蟆静静地伏着,我只感觉阵阵冰冷,额头上再盖上一条湿毛巾,没多久,烧就退了。母亲就抓一把米粉丢进“骨咚骨咚”煮着地瓜饭的大锅里,趁着滚烫滚烫的地瓜汤把米粉烫熟,捞起放碗里,装上大碗碗微甜的地瓜汤,淋上几滴花生油、酱油,算是给我生病初愈增添点营养。

我有时会烧到39度5,还会说些谁也听不懂的胡话。当时高烧时我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是当时的感觉我记忆犹新:我躺在土格老屋最里面那间,迷迷糊糊,风在耳边“呼呼”劲刮,一阵阵热浪把我包围着,我在空中不停地翻着跟头,翻着跟头……

那时,家家户户必养些牲畜来补贴家用,勤劳的姐姐也养了好几只鸡和鸭,每天喂饱它们,就放它们出笼,老屋垭头、屋后草从里、墙角旁、土堆上,是它们撒欢的广阔天地。其中那只披着黑白相间羽毛的大公鸡,特别敏捷,经常“嘎”地一声一下子扑向草丛,尖利的嘴巴里已叨到了一条虫,每天凌晨打鸣也是它叫得最响亮。有一次,我手指被刀划破了,用医用胶布包扎几天了也该拆胶布了,可是我怕疼,胶布就拆了一半就不敢再拆了,手指举着一半往下垂一半还缠绕在手指上的胶布坐在垭头石块上发愣。土堆上那只大公鸡支棱着颈冠,好奇地盯着我,一会儿,大公鸡突然扑向我,我“呀”地一声,感觉手指似乎让蚊子叮了一下,一看,手指上的胶布让大公鸡嘴巴扯了下来。姐听到声响,出来一看,笑得直不起腰。我一下子恼怒起来,抓起了地上一块石头,狠狠砸向大公鸡。大公鸡“咯咯咯”叫几声,扑棱扑棱几下翅膀,又跑向屋后的草丛里去了。

土格老屋下的童年,有“滴哒滴哒”的雨声,有插在土格间缝隙里的花儿,有冰冷冰冷的癞蛤蟆,有向我扑来的大公鸡……癞蛤蟆为什么会那么乖巧地伏在我肚脐上,它吸取了我身上的热气,它会发生病了吗?它闻到了花香味,真的会爬进屋里吗……带着那些疑问,我慢慢长大了。如今,土格老屋已然消失在时光深处。老屋的位置上一亲戚已在上面建起了三层楼房,屋后面也长着些稀稀疏疏的花花草草,不知还有癞蛤蟆吗?

当岁月拉开了与童年的距离,过往的所有点滴,都成了一种咀嚼不尽的温暖。

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的蹒跚脚步,打开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至通往欧洲的陆路交通,首开丝绸之路先河。随后,开疆拓土的少年将军霍去病率铁骑长驱六举,歼灭和招降河西匈奴近十万,饮马瀚海,封狼居山,西观大河,列郡析连,尽展大汉雄风。隋时,好大喜功的隋场帝亲自视察河西走廊,并在焉支山下召开“万国大会”,以彰显大隋朝的宗主地位。唐贞观二年(628年),青年玄奘又在此跋涉过路,奔向漫漫西域,历时17年之久,行程5万余里138个国家,带回了佛经无数……

古道风沙,旧途驼影,留下了重重历史陈迹和无数荡气回肠的故事,这里的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了中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象征中原王朝一往无前的气势。这里曾有“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咏叹,有过“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祈愿,更有传诵千年的名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阳关和玉门关就在敦煌数十公里外。呵呵,诸多童年旧事如去发掘翻门,你将像面对莫高窟藏经洞一样,抓耳挠腮迷失于海量的文化遗存中,永远也走不出深沉的河西走廊。

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扑向苍野阔原,到宇宙天地去撒泼打滚翻跟头,去拥抱“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心胸自然也就大了,大得可以装下星辰大海。只有尽情领受大野风云的涤荡,才能焕发长期被小家子、小生活、小圈子、小阶层、小地域禁锢的思想,让灵感之风像苍鹰般飞扬,去感悟狭窄与广袤、荒芜与茂盛、渺小与博大、苍凉与繁华、朴实与权谋、轻浮与厚重、神秘与崇高……